



典藏

苏青散文

外婆的旱烟管



3

苏青散文

外婆的旱烟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婆的旱烟管:苏青散文 / 苏青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294-6

I. ①外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226384 号

责任编辑 邓东山

封面设计 王 芳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外婆的旱烟管

——苏青散文

苏青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220 千字

印张 9.875

插页 2

印数 1- 6000

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94-6

定价 **28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自己的文章

——代序

闲下来,没有事做,心想还是找些东西看看吧。但是看什么呢?书架上空空的,书桌上空空的,书箱里也塞满破袜子了,这里没有书,我的书早已一古脑儿送到了旧书摊上。

幸而杂志还有:送来的,借来的,讨来的,不下七八种。其中有三四种,常常登载我的文章,因此我对它们便偏爱些,伸手取来先自翻阅一下。理论的文章我不爱看,记叙的文章怕平淡啰苏,考据我不大懂,小说又软绵绵的惹人头痛……翻来翻去,还是看看自己的文章吧。

自己的文章,其实不用看,连背都背得出来。因为我做文章,总是想的时候多而写的时候少,在电车里,在宴会上,在看没趣味的电影或话剧时,我总是默默思索着文章的材料。有时候想好几段,回家之后便动笔写了;有时候则全篇已经想好,但总没有空,只得用心

记着，俟暇方能够动笔。及至杂志出版，铅字印在白纸上时候，我再看自己的文章，当然是读了上句知下句，读了上段知下段的了，蛇游而下，十分快速。假如偶然有一个字读起来觉得拗口，或者索性减少或增加几个字了，那定是手民误排，我也不愿提笔改正，横竖自己心里头明白。至于人家呢？我知道人家是再不会注意到我这几个字的，他们能记住题名与大意已经够使我感激不尽了，我还敢怀着其他的更大奢望吗？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文字知己固然是难得，而自己文章之不能吸引人，总也是一个大原因吧。

我的文章做得不好，我自己是知道的。这不好的原因，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，第二是写作技术的低劣。关于第二点，我想或者还比较容易改正些，只要多看些古今中外的名家大作便行了；但是增加生活经验，这却大半要听老天爷安排，我总不能因写文章而去当个叫化子或流氓，甚至不能因此而与他们做几天朋友，是不是？

于是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，就是偶尔涉及职业圈子，也不外乎报馆，杂志社，电影戏剧界之类。至于人物，自然更非父母孩子丈夫同学等辈莫属，写来写去，老实便觉得腻烦。

我想写的人觉得腻，看的人自然更加觉得腻烦了吧，但是，事情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朋友中居然常有人对我这样说：“你的文章很有趣，真的，很有趣呀。”

自然,我知道这句话决不是好话。——也许他们说的时候是出于好意,但说出之后总而言之不是好话便是了,我的文章很有趣?是文字,结构,布局,命意等有趣呢,还是故事内容的男男女女等事情来得有趣?

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,是的,因为我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。但是,我对于它们却并未如读者一般的感到兴趣,相反地,我是十分憎厌着的,这点恐怕决不是多数读者所愿意费些心思来体会体会的吧。我的理想中的男女等人应该是爽直,坦白,朴实,大方,快乐而且热情的,但是我所接触的,我所描写的人物,却又如此忸怩作态得可憎可厌。

我为什么要暴露黑暗呢?暴露黑暗也无非是渴望光明来临的一种手段罢了。但是人家却把我的所谓黑暗看做光明了,而且以为我的咒诅是赞美,因此我便变成一个歌颂光明的人,同时我的文章也就有了“有趣”的价值了。

——是我的描写技术太差吗?

——当然啰!

我常常想搁笔了吧,但是搁笔之后又做些什么呢?我也常常想不要再看这些空空洞洞的杂志了吧,但是不看杂志又看什么呢?

当自己的工作已不能使自己感到兴趣时,最好是改行不干;但是改行可没有你自由意志的,你写文章,人家便以为你只会写文章,别的事情不来找你了,就是

你自己跑上去谋也谋不进。至于不干,当然是可以的,不过不干就没有钱来换米,你的肚子可不肯跟着写文章的手来一起罢工呀。

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、国家、革命、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,近年来,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。试想生长在这个时代里,竟不能用别的方法来赚钱,却靠卖文章糊口,其人之百无一用是可行的了。我鄙视自己,也鄙视自己所写的文章。

但是,鄙视尽管鄙视,文章总还是你的文章呀!这好比一个女人生下了孩子,他们的亲子关系便算确定,无论如何请律师登报驱逐劣子都没有用,反而更给人家多知道你生过儿子这回事而已;可说是欲盖弥彰,洗也洗不清的。写文章也是如此:譬如你用了“苏青”两字做笔名,不惟不能使所写文章与你本人无涉,而且你本人倒时有牵过去归附文章的可能,许多人见面时都称呼你苏小姐了,这会使你应又不是不应又不是,但不论应与不应,文章总是你的文章呀!

这样,我可真要咒诅自己的文章起来了,爱之不能,弃之不得。已成的还不必说了,而且以后正要写下去,写的全是爱之不能,弃之不得的东西呀!

有人说:“太太是人家的好,文章是自己的好。”这话对某一部分人说当然是有理由的。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个诗人欢喜夹着一只大皮包到处走,里面全是他的诗稿,因为他怕放在家中不放心,宁可在路上夹着累赘

一些。他的这种心情,我可羡慕到了万分,因为他的手里虽然累赘,心里却是轻快的呀。然而谈到我自己呢?我是:在走路时除了钱与居住证防疫证三者而外,其余什么东西也不愿带,别说那些累赘讨厌的文稿了。就是偶尔想起它们的时候,心里也能暗暗背诵。但是背诵过后却又觉得沉重得很,像给什么东西压着,怪累赘的。

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,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,至于我自己,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。现在虽说已经到了任择其一的时候——我当然选择写文章啰——但是心里还难过得很: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,而是为了生活,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呀。

(原载 1943 年 10 月《风雨谈》第 6 期)

目 录

自己的文章(代序) / 001

记忆深处

豆酥糖 / 003

外婆的旱烟管 / 009

说话 / 016

河边 / 026

小脚金字塔 / 034

女生宿舍 / 040

算学 / 047

我的女友们 / 051

涛 / 054

夏天的吃 / 082

乱世人生

搬家 / 087

上海事件纪念 / 096

王妈走了以后 / 102

断肉记 / 108

过年 / 112

自己的房间 / 117

海上的月亮 / 121

我的手 / 126

归宿 / 129

吃与睡 / 138

饭 / 144

消夏录 / 148

买大饼油条有感 / 153

女性主张

谈女人 / 159

我国的女子教育 / 164

第十一等人 / 170

谈男人 / 175

烫发 / 182

我们在忙些什么 / 190

论女子交友 / 195

论红颜薄命 / 200

好色与吃醋 / 205

真情善意和美容 / 209

写字间里的女性 / 214

家庭教师面面观 / 221

小姐辩 / 226

赌徒与荡妇 / 228

交际花 / 230

女人与老 / 232

女性的将来 / 234

围城夜话

谈婚姻及其他 / 239

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/ 245

母亲的希望 / 250

论夫妻吵架 / 256

论离婚 / 263

做媳妇的经验 / 270

好父亲 / 276

教子 / 2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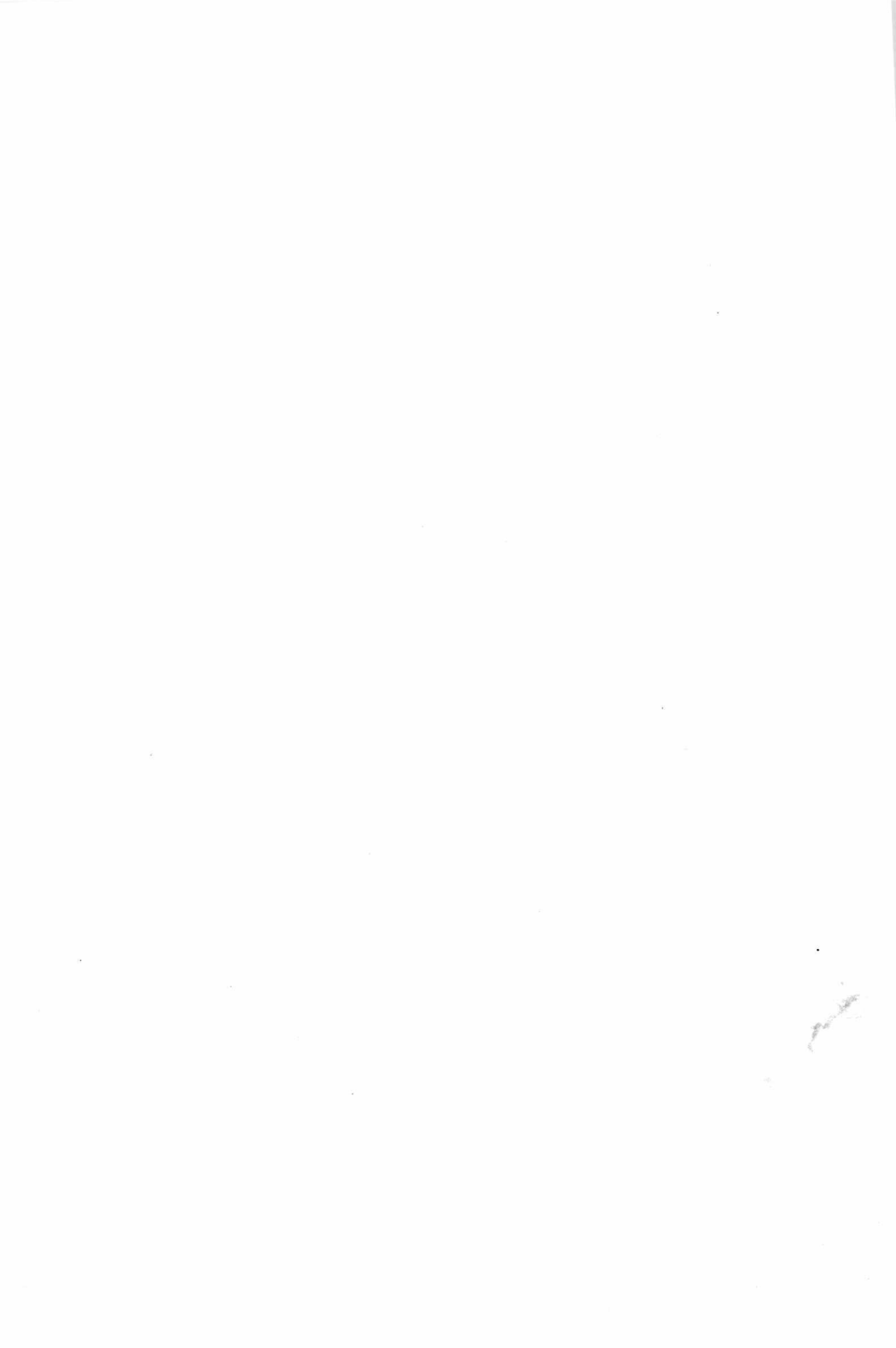
道德论 / 282

牺牲论 / 288

谈做官 / 294

记忆深处

犹豫着，犹豫着不到十来天工夫，终于把这些豆酥统统吃掉了。它们虽然已经潮湿，却是道地的山北货，吃起来滋味很甜。——甜到我的嘴里，甜进我的心里，祝你健康，我的好祖母呀！



豆酥糖

我的桌上常放着四包豆酥糖,我想想不要吃,却又舍不得丢掉。

那豆酥糖,是和官哥上星期特地赶从爱而近路给我送过来的。他见了我,也不及寒暄,便小心地把豆酥糖递到我手里,说道:“这是大毛婆婆叫我带来给你的,我上个月刚到宁波去过,昨天才回来。”说完,便告辞一声,想回家去了,因为拉他来的黄包车还等在门口。

我死拖住他不放,一面叫佣人打发车子先走。于是他便坐了下来,告诉我关于故乡的一切。“这豆酥糖,”最后他的话又落到本题上来,“是道地的山北货。有人送给你祖母,大毛婆婆她自己舍不得吃,一定要我带出来给你。她说:‘阿青顶爱吃豆酥糖,从小跟我一床睡时,半夜里醒来闹着要下床,我撮些豆酥糖屑末放在她嘴里,她便咕咕咽着不再响了……’”

我听着有些难为情,就搭讪地插口进去问:“和官哥,我祖母近来

身体还好吧？”

和官哥偏头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大毛婆婆身体倒好，不过年纪大了，记性总差些。”

于是他告诉我一个故事：就是这次她托他带豆酥糖来给我时，她还一定要留住他吃些点心去。于是，和官哥说，她在自己枕头底下摸索了好久，摸出一只黑绒线结的角子袋儿。她小心地解开了袋口，掏出几张票来瞧过又瞧，最后拣定一张旧的绿颜色的，交到我弟弟手里吩咐道：“阿祥，这一角钱……一角不会错吧？……你快拿去买十只包子来，要热的。……和官哥给你姊姊带豆酥糖去，我们没得好东西请他吃，……粗点心，十个包子……一角钱捏得牢呀……”我的弟弟听了，笑不可仰，对和官哥挤挤眼，便跑去了。一会儿，跳跳蹦蹦的捧进碗包子来。我的祖母拣了两只给和官哥，又拣两只给我弟弟，一面叽咕着：“一角钱十只包子还这么小……一角钱十只，一分钱一只……一分就是三个铜板哩，合起铜钱数来可不是……”我的弟弟听着更加笑得合不拢嘴来，连最后半口包子都噎住在喉头了，和官哥也觉得好笑，他说：“后来你弟弟告诉我，宁波包子便宜也要卖到五角钱一只，而且你祖母给他的又是一张旧中央银行的角票，就打对折算做五分，人家也不大肯要。”

我听着听着也想笑出来了，但是低头看见手里拿的四包豆酥糖，笑容便自敛住，不久和官哥告辞回去，我便把这四包豆酥糖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。

这豆酥糖因为日子多了，藏的地方又不好，已经潮湿起来，连包纸都给糖水渗透了。我想，这是祖母千里迢迢托人带来，应该好好把它吃掉，但又想，潮湿的东西吃下去不好，还是让它搁着做纪念吧。

于是，这四包豆酥糖便放在桌上，一直到现在。

俗语说得好：“睹物思人。”见了豆酥糖，我便容易想起祖母来了。我的祖母是长挑身材，白净面庞，眉目清秀得很。她的惟一缺点，便是牙齿太坏。到我六岁那年从外婆家回来就跟她一床睡时，她的牙齿便只剩下门前三颗。但是她还爱吃甜的东西，在夜半醒的时候。

我们睡的是一张宁波大凉床，挂着顶蓝夏布帐子，经年不洗，白的帐顶也变成灰扑扑了。在床里边，架着块木板，板上就放吃的东西。我睡在里边，正好钻在木板下面，早晨坐起来一不小心，头顶便会同它撞击一下，害得放在它上面的吃食像乘船遇巨波般，颠簸不定，有时且直跌下来。下来以后，当然没有生还希望，不是由我独吞，便是与祖母分而食之了。

我的祖母天性好动，第一就是喜欢动嘴。清早起来，她的嘴里便唠叨着，直到晚上大家去睡了，她才没办法只好停止。嘴一停，她便睡熟了，鼾声很大。有时候我给她响得不要睡了，暗中摸索起来，伸手去偷取板上的吃食。板上的吃食，总是豆酥糖次数居多。于是我捏了一包，重又悄悄地躺下，拆开包纸自己吃。豆酥糖屑末散满在枕头上，被窝里，有时还飞落进眼里，可是我不管，我只独自在黑暗中撮着吃，有时连包纸都扯碎了一齐吞咽下去。

半夜里，当我祖母鼾声停止的时候，她也伸手去摸板上的吃食了。她在黑暗中摸索的本领可是真大，从不碰撞，也从不乱摸，要什么便是什么。有时候她摸着一数发觉豆酥糖少了一包，便推醒我问，我伸个懒腰，揉着眼睛含糊回答：“阿青不知道，是老鼠伯伯吃了。”可是这也瞒不过她的手，她的手在枕头旁边摸了一下，豆酥糖末子被窝里都是，于是她笑着拧我一把，说道：“就是你这只小老鼠偷吃的吧！”